

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

第六集

(B1)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

第六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

第 六 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95,000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2171·79 定价: 0.29元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
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
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
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
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
力量。

编 后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在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包括哲学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斗争中，取得了新的成果，工人理论队伍正在茁壮成长。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以唯物史观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他们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取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这些经验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本书收集的二十二篇文章，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反映上海工人阶级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学哲学、用哲学的新成果和新经验。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这块阵地的记录，这个集子今后还要编下去。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目 录

不信“天命”干革命 敢教日月换新天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人学习马列宣讲队 (1)

开倒车是一切顽固党的特征

——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

……上海第二机床厂大批判组 (9)

不准林彪倒转历史车轮

——批林彪的“克己复礼”

……上棉十七厂大批判组 (14)

中庸之道是政治骗子的哲学

……上海东风线厂工人 沈逸珍 丁佩蓉 (18)

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

……上海吴泾热电厂 郭企元 (22)
上海重型机器厂 黄士耀

戳穿“仁、勇、智”的反动实质

……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人 茅森妹 (27)
上海轴承锻造厂工人 许增兴

我们初步研究法家著作的体会

……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32)

把法家放到阶级斗争的特定环境中去考察

——学习革命导师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论述的体会

……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理论班写作组 (39)

奴隶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论先秦时期奴隶起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

……上海第五钢铁厂五车间
热处理工段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45)

揭露“让步政策论”尊儒反法的本质

……上海钟表元件厂三车间
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51)

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涅

……“风庆”轮党支部 (59)

搞生产一定要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中共上海第二焊接厂支部委员会 (69)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

——上海中国电工厂的调查报告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调查组 (76)

万匹机的诞生

……赵传功 (85)

用辩证法改造发电机

.....上海电机厂工人写作组 (95)

“螺蛳壳”里天地大

.....上海自行车三厂第九车间党支部 (104)

变废为宝无止境

.....上海燎原化工厂革委会 (111)

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铁路运输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 (119)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挥港口装卸的一点体会

.....上海港务局第三装卸区革委会 (125)

一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

.....任 菁 (131)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

.....章智明 (140)

扫马路见闻

——在长治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

.....上海师范大学 阎水金 (150)
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 陆晓禾

不信“天命”干革命 敢教日月换新天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人学习马列宣讲队

历代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总要抬出“天”来吓唬和愚弄劳动人民。孔孟之徒鼓吹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赋之才”等等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天才论，用意都是如此。其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支配一切、创造一切的“天”。历史上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就曾不断地向“天”发出挑战；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法家也曾提出过“人定胜天”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天”的本质。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资产阶级对天体、自然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是，他们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还是唯心主义的。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才能从自然科学领域到社会科学领域彻底揭示出“天”的本质来。

工人阶级不信“天”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哲学时指出：“世界的真

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列宁进一步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就指明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而不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之外主宰一切的“天”。那末，“天”的观念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是怎样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呢？

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人们还不能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所以自然的力量被人们幻想为神秘的力量——至高无上的“天神”。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生产的发展，原始公社瓦解，奴隶制度产生，阶级和阶级统治出现了。从此，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不仅有自然的力量，而且有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原来仅仅反映自然力量的幻象——“天”，开始获得了社会的属性，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他们统治的化身。反动阶级总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统治被推翻，于是就拚命宣传他们那种人剥削人的社会秩序是“永恒”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从社会的内部原因去解释社会的变化，他们就请出“天”来为他们的统治辩护，说他们的权力是“天授”的，借以欺骗和恫吓人民。就这样，“自然”的“天”，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国家机器的护法神。

孔老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袁世凯搞“祭天祀孔”；蒋介石自封为“天降大任”的“伟人”等等，他们都抬出“天”来为他们那个人剥削人

的旧制度辩护。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吹嘘自己是“受于天”的“天才”，正好说明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是孔孟的反动的天命论。他妄想借助于这个腐朽的思想武器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他这样做，就是利用天命论妄图实现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变天”复辟欲望。二千多年来孔孟之徒鼓吹“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骗人的历史！天命论从来就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愚民论”和“救命论”！

然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愈是起劲地抬出“天”来为其剥削特权及国家机器辩护，就愈是使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到面临的战斗任务。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概括道：“打倒天：唯物主义”。这不仅从认识论上，而且从历史观上为我们指明了革命的目标。

打倒“天”，就是不信“天命”，坚信革命；打倒“天”，就是打倒反动没落阶级国家机器的“护法神”，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扫清道路。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坚信只有“革命能改变一切”。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通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妄图在中国重建剥削阶级“天堂”的阴谋，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工人阶级不靠“天”

无产阶级革命靠谁？靠自己还是靠那些自吹是“受于天”的“天才”？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国际歌》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林彪一伙大肆宣扬“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把工农群众污蔑为“不辨珍珠和鱼目”的“千年愚”，说革命只能依靠他们这伙“救世主”。这是林彪反对革命，妄图“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又一花招。

在历次革命的紧要关头，究竟是谁最能辨别“鱼目”和“珍珠”，分清敌友，坚持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烈士的鲜血教育了上海工人阶级。当时，上海工人在一首歌谣中痛骂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已成了“刮民党”，揭露了蒋介石“一副假面一把刀”的反革命两面派面目，发出了“工人们要解放，首先打倒刮民党”的呼声。看，我们工人阶级对混在北伐队伍中的“鱼目”识别得多么清楚！可是，以“救世主”自居的陈独秀和刘少奇却颠倒是非，把蒋介石出卖革命，说成是革命的“胜利”，并下令叫工人纠察队把武装交给国民党。而被吹为“明灯”的林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开始时，却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实际上是取消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着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卖

国行径，我们上海工人又怒斥道：“蒋介石，屁不值，人不作，做国贼”。可是，恰恰是所谓“一灯能除千年暗”的林彪和“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把卖国贼蒋介石吹捧为“一切进步力量”的“最高统帅”。这不是要把中国人民“统帅”到当亡国奴的黑暗王国中去吗？

无数事实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不辨珍珠和鱼目”的正是那些自命为“救世主”的人。无产阶级倘若靠了他们，那才真正会断送革命，而“千年暗”的旧中国也就难见光明。

我们说革命“靠自己”，就是坚持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我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中的每个成员是天生的革命派。列宁说得好：“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怎么办？》）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要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革命理论不能离开群众的革命实践，而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又必须依靠革命理论的指引。因此我们说，革命靠自己同革命靠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林彪出于反革命阶级本性，十分害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十分仇视群众的伟大力量，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来，而是“天赋”的。他以为只要把革命学说从人间抬到“天”上去，就可以割断革命理论同革命

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以为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受于天”的“天才”，就可以愚弄群众，篡党夺权。广大革命群众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胜利的保证。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复辟阴谋，把他们这些混充“珍珠”的“鱼目”，永远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工人阶级定胜“天”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是改天换地的英雄，是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的。林彪反党集团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从孔老二那里拣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破烂货，把反动统治者说成是“天生”的有智慧的人，把劳动人民说成是“天生”的愚蠢的人，作为愚弄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其实，他们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才是最愚蠢的。

毛主席指出，反动派“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群众的力量，总是错误估计形势，妄图开历史倒车，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就正是这样干的

和得到这样结局的。他自诩为“上智”，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最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这不是对他自己鼓吹的“上智下愚”的绝妙讽刺吗？

什么是“智”，什么是“愚”，不同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回答。在我们无产阶级看来，所谓“智”，就是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并且能够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始终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能够不断取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上海工人阶级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三千吨船台上造出了万吨轮；自己设计和制造了三十万瓩双水内冷发电机；解决了外国资产阶级没有解决的控制地面沉降的问题；改写了“南柑北苹”的果树栽培史，使苹果在上海“安家落户”；做小电珠的工厂成批生产显象管；拉塌车转业的工人造出了三百吨大型平板车……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工人阶级是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上海工人阶级派出了大批工宣队员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一大批来自工农、本来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登上各级领导岗位，管理着国家大事。如今，我们工人阶级又在批林批孔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这一切都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证明了我们工人阶级不信“天命”，而是要靠革命，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我们不

仅能搞经济基础，而且能搞上层建筑；我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且能够领导一切！

林彪反党集团已经彻底垮台了，但是他们所宣扬的孔孟之道，仍在散发出臭气。文化领域过去一向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谬论流毒和影响很大。有人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阶级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是歧视和排斥工人群众，胡说什么工人“不懂业务”，“外行无法领导内行”等等，似乎应该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文化领域内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才符合“上智下愚”的“天理”。这实质上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载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开倒车是一切顽固党的特征

——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

上海第二机床厂大批判组

三十七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系统地总结了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批判了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重温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从世界观、认识论上进一步批林批孔，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毛主席在这里深刻地点穿了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

正确的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能够反映客观规